

傅佩榮



《孟子》
新解
下

傅佩荣

《孟子》新解
下

目录《《《

卷八 离娄篇 下.....	1
◎ 好汉不问出身，行善顺应天命	2
◎ 真理放诸四海皆准	3
◎ 给恩惠不如懂治国	5
◎ 君臣关系是相对的	8
◎ 贤君先讲求三礼	10
◎ 人性具有同等价值与尊严	10
◎ 人生贵在善于取舍	17
◎ 练习述说别人的优点	19
◎ 保持赤子之心	22
◎ 懂得宗教，就懂得生命有更高的层次	42
◎ 东、西思想无须穿凿附会	44
◎ 君子用仁德与守礼来考察心思	49

◎ 君子的终身之忧：止于至善	50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卷九 万章篇 上..... 63

◎ 怨慕父母不为过	66
◎ 顺于父母可以解忧	68
◎ 潜心提升自我，就能受人提拔	76
◎ 舜的智慧	77
◎ 善用自己的体会解读	81
◎ 大孝之人，始终如一	82
◎ 治国首要仁爱与公平	87
◎ 不因权威而盲目	91
◎ 快乐分层次，应往上提升	95
◎ 儒家的原则是义与道	97

卷十 万章篇 下..... 105

◎ 圣之清者——伯夷	108
◎ 圣之任者——伊尹	109
◎ “和者”柳下惠与“时者”孔子	110
◎ 真正的智慧可以因时制宜	111

◎ 交友贵在品德	117
◎ 孔子为官，以推行正道为目标	123
◎ 承认自己有所“不敢”	129
◎ 尊敬贤者的适当方式	130

卷十一 告子篇 上 139

◎ 告子与孟子的仁义论	147
◎ 仁义皆发自内心	148
◎ 人性是一种力量	156
◎ 人性论的关键	158
◎ 同类必有原则相通	161
◎ 心不同于理与义	162
◎ 分辨什么是“义”	170
◎ 顺境逆境不失本心	171
◎ 本心即是向善的力量	172
◎ 求其放心，保持真诚	174
◎ 分辨大者与小者的本末	180
◎ 大人与小人	181
◎ 掌握内在的力量	181
◎ 靠心知“道”，而后“觉”	184

卷十二 告子篇 下 195

- ◎ 善：内心感受、对方期许、社会规范 203
- ◎ 贤者须得明君 212
- ◎ 动心忍性，创造生命深度 232
- ◎ 冥冥之中有主宰 233

卷十三 尽心篇 上 237

- ◎ 立命即使使命 238
- ◎ 向善、择善、至善 239
- ◎ 尽心、知性、知天 240
- ◎ 王者与霸者的分别 255
- ◎ 善政与善教 258
- ◎ 良知与良能 259
- ◎ 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 266
- ◎ 仰不愧于天 268
- ◎ 教育并非专利 269
- ◎ 努力提高自己的眼界 276
- ◎ 求利与行善的分别 278

◎ 处世要考虑权宜变通	280
◎ 愈有影响力，愈要懂得收敛	282
◎ 把握人生最重要的事	291
◎ 君子对万事万物皆有差等	305

卷十四 尽心篇 下 309

◎ 以“顺”因应，人生随处都能安顿	316
◎ 做任何事都要留余地	317
◎ 止谤莫如自修	328
◎ 生命的六个层次	335

卷八 离娄篇 下

【8.1】

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余里；世之相后也，千有余岁。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，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舜出生在诸冯，迁居到负夏，最后死于鸣条，是个东方边远地区的人。周文王出生在岐周，后来死于毕郢，是个西方边远地区的人。两地相隔一千多里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。他们得志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古代的圣人与后代的圣人，他们所遵循的法度是相同的。”

好汉不问出身，行善顺应天命

孟子的文笔与他的思想是一致的，非常合乎逻辑，他第一句先谈舜，接着再说周文王，用的是归纳法。诸冯、负夏、鸣条这些地名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它们究竟位于何方，但这里我们要了解孟子所强调的是“东夷”与“西夷”的区别。

古时候的“中国”，主要是指中原地区，“中”这个字的形状像一面旗子，原本代表“旗”字。在古代的部落社会里，每个部落有自己的专属图腾，如龙、龟、鹰等，并以有此标志的旗帜作为号召。当首领把旗子一插，号角一吹，部下就会以插旗之地为中心，从四面八方集合过来。所以“中”字代表部落社会的首领所在之地，而所谓的“四面八方”就是东、南、西、北等方位。相较于“中”，东夷、西夷都算是边远地区，而舜与周文王却分别来自两地，有“好汉不问出身”的意思。

舜之后的夏朝历经四百多年，商朝是六百多年，到周文王在位时正好一千多年。时代相距虽远，但舜与周文王都是理想的国君，处处替百姓设想，又能够具体实践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等美德，其所作所为“若合符节”，意即几乎一模一样。“若合符节”的由来，是因为

古代以符、节为信物，可以用玉、角、铜、竹制作，形状有虎、龙、人等。一般是破为两半，各执其一，相合就可取信。这也表示两位贤君的善行是一种合乎应然要求的做法，因为他们所秉持的法度来自人性的自然愿望，换句话说，就是“行善”。

“行善”在远古时代，指的就是政治领袖必须努力得到天命，然后表现德行照顾百姓，这时还没有进行哲学上的反省。到了春秋时代，诸子百家各自探讨宇宙与人生的真相时，才开始出现所谓的哲学。

真理放诸四海皆准

那么，孟子所说的“其揆一也”，其意涵又是什么？

宋朝有所谓“朱陆之争”，说的是属于理学的朱熹与属于心学的陆象山，曾经在鹅湖聚会，讨论儒家问题，而有“心”与“理”的不同主张。

所谓“理”，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去掌握万物的原理，因此要好好念书、认知，所以理学比较偏重学习和思考；“心”则代表一种道德的觉悟，比较偏重内省。陆象山曾说过：“东海有圣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；西海有圣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，”就如同现在常用的俗语“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”。其实，这是从孟子的“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”发展出来的，指的就

是不管任何地方，只要有圣人，一定是心同理同。

有一次，我在马来西亚接受一名马来人的访问，对方问及孔子思想的特色，我先说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他回说，这个道理他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也有，其他各教派如犹太教等，也都曾提到。的确，像孔子所说的“有教无类”、“因材施教”等观念，也可以从《圣经》里发现，耶稣收的学生当中，有渔夫、工人、税吏等，他也没有区分职业阶层，教学生的方法也不固定用一套答案；释迦牟尼回答学生的疑惑时，每次的说法也都不一样。这代表只要我们好好去思考，将可发现真理都是大同小异，这正是“其揆一也”的道理。

在这一章里，孟子强调人的心都是一样的，问题是怎么把那个“一样”的部分掌握住。

【8.2】

子产听郑国之政，以其乘舆济人于溱、洧。孟子曰：“惠而不知为政。岁十一月，徒杠成；十二月，舆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，焉得人人而济之？故为政者，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产主持郑国的政治时，用自己乘坐的车辆帮助

别人渡过溱水与洧水。孟子说：“他给人恩惠，但是不懂得处理政治。如果十一月修好行人的桥，十二月再修好通车的桥，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。君子把政治办好，出行时让人回避都可以，怎能一个个地帮人渡河呢？所以负责政治的人，如果要讨好每一个人，时间就太不够用了。”

子产主持郑国的政治时，有一次河水高涨，百姓过河很不方便，因为子产的车辆比较高，他就用他的车辆帮助一些百姓过河。孟子听了这则历史故事之后，却认为子产虽然给人恩惠，但是不懂得处理政治。

这里所说的“杠”是指独木，也就是独木桥的意思；“徒”代表行人，是让行人可以走路；“病”是指发愁，因为桥没造好，百姓过不了河而伤透脑筋。接着，孟子对此一事件，发表了自己的评论。其中，“君子平其政”的“平”代表处理得不错，使他可以做得很稳当。

给恩惠不如懂治国

孔子认为子产“有君子之道，四焉”（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，下同），也就是说子产有四方面合乎君子的做法——“其行己也恭”，就是要求自己做到恭谨；“其事上也敬”，事奉君

主非常恭敬；“其养民也惠”，照顾百姓能够广施恩惠，让百姓过得快乐；“其使民也义”，让百姓在适当的时候服役，譬如筑城墙、挖壕沟等。孔子对子产的作为十分肯定，但是孟子却不一样。

孟子为什么要批评子产，说他“惠而不知为政”、“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”？因为他认为子产并未把握为政的要领。的确，政治人物如果忙着讨好一个个百姓，又怎能善尽职责？

由此，我们可知孟子的智慧，他不会因为前人的赞美而不去质疑子产的作为。因为事实是：一国之君治理国家的首要之务，就是把政务做好，如果分不出轻重缓急，就难免左支右绌。

【8.3】

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讎。”

王曰：“礼，为旧君有服，何如斯可为服矣？”

曰：“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使人导之出疆，又先于其所往；去三年不反，然后收其田里。此之谓三有礼焉。如此，则为之服矣。今也为臣，谏则不行，言则不听，膏泽不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搏执之，又极

之于其所往；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谓寇讎。寇讎，何服之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告诉齐宣王说：“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，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；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与马，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路边人；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，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敌。”

齐宣王说：“礼制规定，离职的臣子要为过去的君主穿孝服；君主怎么做，臣子就能为他服孝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臣子的劝谏被听从，建议被采纳，使君主的恩泽照顾到百姓身上；臣子有事故要离职，君主就派人引导他离开国境，并且派人先到他要去的地方做好安排；臣子离开了三年还不回来，这才收回他的封地房屋。这叫做三次有礼。这样做，臣子就会为他服孝了。现在做臣子的，劝谏不被听从，建议不被采纳，以致君主的恩泽无法照顾到百姓；有事故要离职时，君主就要捉拿他，还设法使他在要去的地方陷入困境；离开的当天，就没收他的封地房屋。这样的人叫做仇敌。对于仇敌，还服什么孝呢？”

这一章讲到君臣之间的“相对伦理”。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原则与规范，古代所有的伦理关系中，只有“父母与子女”这一伦是不可逆的，也就是说，无论父母如何对待子女，子女都不可还手而只能避开，不使父母因为虐待自己而陷于不义，因为子女的生命来自父母，所以没有还手或恶言相向的余地。

古代国君的权力很大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有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。但是孟子却有不同想法，我们从以下的回答可以看出，他认为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该是相互对待的。

君臣关系是相对的

孟子告诉齐宣王的话里，用了很多比喻，例如手足与腹心、犬马与国人，土芥与寇雠，都是要阐明君臣关系的相对性。

譬如，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，一定会用手足保护腹心，绝不会认为手脚很可贵，而让腹部、心脏去撞地板。但是如果手脚受伤而不去妥善治疗，以后它们如何保护你？如果国君把大臣当做手脚般珍惜，有困难时加以照顾，将来大臣才会全力保护国君；如果国君把臣子当成狗、马来使唤，臣子就会把他当成一般人，不谈感情，公事公办。

依此类推，如果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、草芥而任意践踏，那么臣下看待君主也会如同强盗与仇敌一般，随时防范而心存怨恨。这就是相对伦理。孔子也有类似的观念，《论语·八佾》说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意即：若国君使唤大臣时按照礼仪，那么大臣事奉国君就会忠心耿耿，这两者是相对的；反之，如果国君忽略礼仪与礼节，大臣如何对他忠心呢？

附带一提，这三句话背后的思想，让后代许多中央集权的帝王相当“感冒”，例如明太祖朱元璋，就把孟子的言论视为反动，于是想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走。结果临到撤走当日，雷电大作又下暴雨，大臣稟告天意示警，不能随便撤除孟子，朱元璋只好打消此意；但是没过几天，他就派大臣把书里的这几句话删掉。所以，据说明朝有一个版本的《孟子》，里头把所有对帝王不敬或反动的言论都删掉了。

齐宣王听到孟子的回答后，心里也不太舒服，便问说：“国君怎么做，臣子就能为他服孝呢？”“服”是指替某人穿孝服。古代封建社会在国君崩殂时，对于几等的卿大夫，要服多久的丧、穿什么孝服都有规定。齐宣王大概是想到自己身为君王，将来过世，当然希望许多人为他悲伤悼念，而不希望大臣翻脸无情。当时孟子正好要离开齐国，宣王可能因此故意提起此问。

贤君先讲求三礼

孟子对齐宣王的回答，谈到“三有礼”，就是国君在三个方面做到合乎礼的要求，才会得到臣子的尊敬与服丧。

第一种是“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”。就是臣子的进谏，国君能够听从采纳，由此使国君的恩泽可以照顾到百姓，百姓所感谢的还是国君。

第二种是“有故而去，则君使人导之出疆，又先于其所往”。如此做法，让臣子觉得既体贴又很有面子，当然会心存感激了。

然后，“去三年不反，然后收其田里”。能这么做的国君，对臣子可谓仁至义尽。

人性具有同等价值与尊严

最后，孟子话锋一转，提到当时的情况：“现在做臣子的劝谏不被听从，建议不被采纳，以至君主的恩泽无法照顾到百姓。有事故要离开时，君主就捉拿他，还设法使他在要去的地方陷入困境，走投无路。然后离开的当天就没收他的封地房屋，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仇敌。对于仇敌还服什么孝呢？”其中，“极之与其所往”，“极”就是穷，亦即